

伯爵公主之煩惱

一之書叢漫爛

作孽之主 之煩惱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伯爵公主之煩惱

實價大洋四角

(外埠酌加郵費運費)

版權所有

譯述 校訂 出版 發行 分售

彭 兆 良

中華新教育社

中華新教育社

中華新教育社

上海愛而近路德潤坊

各省各大書局

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

伯爵公主之煩惱

原著者 皮塞·滑依德

一

五月中的一天上午十點鐘時分，一個病態龍鍾的老人和一氣宇軒昂的少年，從園中燦爛的荊棘花和發青的樹葉中間，徐徐地望向圓池那邊走去的在走着。溫和的西風輕輕地吹動栗樹的葉子，陽光從春天的晴明的天上照在草上，偶然映着那老人的皮鞋，那右足上的一隻已有了一個破洞半掩半露的映照在軍褲下邊。

那破鞋可以說是表露老人性質底一種悲哀的象徵。他近有六十歲光景，是個又高又魁梧的男子，雖然是粗糙與有斑點的皮膚，可是仍然頗美。他走路時，很帶着些神情頹唐的色彩。雪似的濃重的軍士式的口髭，雖覺得威武的樣子，可是他眼眶

的陷落與髌骨的突出，滿表示他身體虧弱的狀態。

他是少佐秦愛林，那少年是他的兒子亞莎。

『我走殼了，』少佐說，爲他身體的利益起來，他底兒子以爲輕微的運動在他是必須的，這時候他們已走到可以瞭望天際的園邊的池水靠近了。『今晨我走的已殼。我底兩腿酸疼，我要回去休息去了。』

他於是轉過眼來望一望他高大的兒子底含悲，溫和，而詭譎地表現着的藍色眼睛，他原是相反地期望了的。

『儘你底脚力走好，』少年溫和地說。『試沿着花園再走一轉吧。』

『我底好人，』父親說，『相信我最明白我自己組織的是我自己。再走一刻鐘我必須要喝白蘭地和汽水了。』

『既怎地時，』兒子趕緊說，『你却是回家休息去好了。』

他們靜靜地步出園門來，大街上朝市的嘈雜聲已經靜下了，他們站在靠近園

門的，一叢樹蔭底下。少佐用手摸着從半舊的，久而未壞的高帽邊上垂下的捲曲顏白的頭髮。

『我底頭髮要剪了，』他說，『給我半個法郎，那里有一好薙髮匠在哩。』他兒子的手略爲顫動了一下，取半個法郎給少佐囊着了。

『你十一時要給教劍術去哩，亞莎，』他提說。

『唔，』亞莎說。

『你以爲這工作怎樣？』

『這還不是一種理想的職業。』

『有着那些一切可愛的小姐們，這該是纔是哩，』父親固意地說。『在你那年齡時，我的孩子，她們中沒有一位不眷戀着你的。』

但亞莎並不要討論這方面的問題。

『今天你想怎樣？』他問着，頗著重於『你』這代名詞上。

『我嗎？哦，剪好頭髮了，那末，到那可怕的木室裏去讀報，要如僕人們把我的牀整齊了，因為我不能過久的在外邊呢。我們六點鐘再會，我想。』

『我希望這樣，』兒子在種微帶譏諷的聲調裏說，那種聲調少佐並不覺得。

亞莎看了一眼他的表，見他必須要去了，再略和父親談了幾句後，乃從樹際走去，少佐得意似的望着他。

『真一個漂亮傢伙，』他想，『他使我想有魔鬼似的一種好體貌的』這一表人才！確像他的祖父，不過高一點兒就是了。他的祖父統着成旅的師；我的兒子也曾身列戎行過，現在却在體育場教劍。哦，不知到底那一家有這好福氣哩！』

他於是按一按正帽子，黏着口髭向上翹去，走到街心喝了一杯茶，那里就有一年青姑娘等候他說話了。

他過去的事業很有足供他迴想的資料，不過命運既坐定了他，就想也是徒然。

他底命運，他想，是這般不濟，到今已是不堪回首。

『我曾經服務在東方的，』少佐時常這般地說。『我學會說着「天數」。』不幸他以外並沒有什麼學會的了。因為秦愛林氏族眼見的從社會地位上，江河日下，到了少佐那時好像一個球滾下了山的樣子。

一個代產名將的氏族，親友們屢思假以援手，但秦愛林髣髴有某些魔鬼附身似的，却日日大放浪其淫佚，經過近六十年自私的放縱生活後，舉世屏棄他了，現在是個退閑的半付債款的少佐，而受着世人鄙棄，凌辱。這樣的一個氏族，談起來，確堪痛心的。

是名馳印度的秦愛林將軍之子，又是當巴爾幹戰爭裏親提一旅之師於滑鐵盧受傷的秦愛林少將之孫，少佐承繼父祖的職業一路順風。可是時機一個個的過去了。當他未滿四十，家產已浪擲一空。他妻底一份小產業也隨之俱盡。秦夫人活的時候，其家尚不致沒水，但當那位中心百疚的女士在印度病死了，當亞莎猶在學校的時候，少佐的經濟情形，的確不行了。

債權人提議以秦愛林的家產半償其債。妻生時留下一千鎊金作爲亞莎教育費的。在倫敦，這筆款子是少佐所不能動用的。可是秦愛林爲要償付其半付之債，回到倫敦來，藉口兒子的生活費用，支用其款。亞莎，一個十四歲的男孩，從公立學校被移進免費的商學校去，以完畢他的學業，而他的父親爲『保護他』的緣故，有如他直捷地說，却搜尋機會在倫敦繼續他舊時生活。上帝知道這可憐人怎樣！一切事情，一切景遇，都於他不合。他大概在倫敦居住一二年罷，景況愈加蕭瑟下去，朋友們亦徒愛莫能助。他任做奧斯脫林酒公司的經理，但沒有成功；欲謀做海陸軍煤料轉運公司裏的書記，但被謝以『資格不合』。這樣地，既耗盡資產，復浮於一疊連的不幸之間，外人底輕視日漸增起，自己方面的信譽與人格也日漸淪落了。『每個人，』他埋怨說，『欺侮了我。一個三世爲國效勞的可憐的紳士，却不能在世界上謀一適當地位，獲得一種光榮的生活。』他開始說天數了——時常喋喋不休的——而忘記給他兒子的教育。

但是亞莎，秦愛林現在十六歲了，適都會中有機會，他去看一書記，得任做一個聽差的職司。

不過另一個機會給少佐到來了。這一次他真相信能殼轉運了。他受着一個資本家的信託，任查看奧大利亞西部的煤礦，期試銷於印度去。從這個工作上，有如他自己說：『兩年不息的苦役，』他被辭退了。用他東家的話說：『須一更耐苦與有能幹的人。』

回到英國來，他發見兒子已列名於一有名的軍隊——一種步驟，是少佐在一封家書上所極力贊許的。

『我族五世爲國盡勞了，』他寫道，『你底舉動，我親愛的孩子，是光耀門楣的。』

可是少佐這時候却越發潦倒了。

其時亞莎在軍伍中，蒸蒸日上，他並不是個無希望的行卒，眼見要升擢到副官

的職司了，可是遭遇他不幸的父親的變故。

在一種所謂『無心的病狂』裏，少佐喝酒猝然地跌傷了。其間頗有性命之危。幾個秦氏的親友固執地主張年青的兵士該解職回家侍疾。如此，父親的偶然的變故遂結束了兒子的功業了。可是年青的秦愛林投軍雖然不成，他却是一個成功的體育家，與善劍者。一羣學劍的女士爭羨其名。因此，亞莎，秦愛林乃被接受爲麥西賽武術場的副教練。他一邊還債，一邊養父，一邊安閒地居在一所平房裏：地址是『位於公園，花園與武術場之間。』

二

亞莎。秦愛林步出了圍門，離別那老秦愛林，首先想到的，就是那個有如危險的伊納斯一般的，免不了要荷負在他肩上的，不幸的父親。要使他沉醉於酒，要阻止他濫化資財，這是這少年每天所經心着的問題——這注意落在他心上，鬚髯鏗鏘

鎖在囚人的手足上一般，雖魂夢中亦爲驚心動魄的。『照拂着少佐，』一般人在說，『從那兒子方面設想起來，真像種耕一塊無希望的田一般。永不會得有嘉禾的收穫的。多說些，打救那塊不良的泥土不再壞下去罷了。』

亞莎·秦愛林對於他自己求地位的心極熱。他努力去搜尋着最好的機會，以貫達他底目的。十四歲時候曾被拖出了一隻公立適宜學校的氛圍，奪去了他少年的幻想，以就淪沒在一中等商學校的教育の猛想裏。有着這種疏忽的教育，世界對於他似乎滿是荆棘，可是他相信是有更光明之路的。雖則涉世不無阻阻，但他年青的一種智慧與想像，又活潑，又伶俐，常能使他轉悲爲樂，迴噴作喜。因而性情也就趨於樂觀方面了。在綠樹的叢蔭之下，他聽到畫眉在頂上勝利地啼叫，頓悟到春天的一種快樂了。在這燦爛的陽光和馨芳的花葩間，在這嬌美的葉，枝，與鳥的環境中，他對自己的淪落發見了安慰。他讀過很少的詩，與一些兒的書籍；他底生活觀果然離不了眼前擾攘的情景的，可是，當他踽踽獨步時，槍幹一般的挺直，蘆葦一

般的嬌娜，顯着又英勇，又丰雅的一個丈夫的氣概，——僅是他那一表出衆的人才已惹起路人的注意了。

『他好像湖中的蓮花做成的，』一個浪漫的女學生從她的家赴音樂學校去的途中，當他的印像印在她心上做成她一種美的，模糊的想像資料的時候，對她的同伴說。

但是秦愛林，徒然地從他致命的父親底思索之網裏閃瞥一眼，看見路人祇是一個浮掠的影兒罷了，比等到他折入一條小徑，望那一條銀蛇盤着的校門那兒走去的時候，他底心纔略爲蘇醒一下。

繞過公園，在一叢樹蔭下邊，他又恍惚看見一個影子——一個高長的年青女子，穿在白輕的夏服裏邊，跟着一匹蹣尾的狗。

『她這時候常在這里的，』他默想，『她幹甚的？』

恰因為那個赴音樂學校去的女孩兒曾給他留下了一些兒激動的印像，所以這瘦

長，穿白的女子引起他一種浪漫的快感。自一星期起，幾乎每天早上在他赴劍術學校的路上，於同一地點，他邂逅着她而聽到她皮鞋著在草上的聲響。她緩緩走出，不顯然地覺得他存在，好像白帆從天際張來不覺到下流銀樣的海裏的眼張望一樣，然而本能却告訴他，她知道他在那里了。

當樹木隱住了她的時候，使他不能看見她了，他回首略一聳聽着她底狗的快速吠狺。

這邂逅驅除了他底生平的黑暗感想，使他覺得飄飄然起來了。

十分鐘的路程給他走到劍術學校。麥西賽，一個愛爾蘭北方的愛爾蘭人，在體育場的走廊上邊碰到了他。

『我今晨給你介紹一位新學生，秦愛林先生。麗斯德伯爵公主，麗斯德男爵的夫人，你大抵總聞名了罷。』

麥西賽將這新入劍術班的女學生，給介紹了這通貴族式的尊銜之後，面上頗現

驕矜之色。

秦愛林以前並不曾聞名伯爵公主過。假如他曾看過了半便士的名人一覽表，他當然會知道他這位新近的女學生是位紳士的續弦夫人，便是他的女兒們年齡也大似她呢。

『她可曾學過什麼沒有？』他問。

『她原來是在路文琳半日學校裏的，但聞名我們，秦愛林先生，她聞名我們的。當伯爵公主上課時，別些人隨同上課，須勿使她感着疲倦，秦愛林先生。這是一個有能幹的教練的祕密。』

麥西賽說畢，用他粗大的喉嚨在咆哮。

秦愛林步入更衣室裏，在那里換上了白淨短衣和皮膝衣之後，乃進入廣大的體育場來，初聽到女性的嘈雜笑語聲。

近有一打之數的女郎，已列隊等在那里，見他和麥西賽進場時。俱屏聲止息的

舉劍致禮。

『讓我給你姑娘介紹，』麥西賽說，『我們底教練主任，秦愛林先生，晚近蘇格蘭的邊疆的士官。』

愛嬌的伯爵公主一種勝利的微笑地瞥了這劍師一眼，隨說着『你好嗎，秦愛林先生，』而致一嚴重的軍禮。

『我知道，』她又嬌愛地說，『你是個最能幹的武術師哩。』

秦愛林深深地答禮，功課開始了。麥西賽和他底另一位副教練，捷克莫，一個從奧京的，肥胖，平髮的劍師，各按一個學生練着戳，刺，擊，退，那伯爵公主在秦愛林前顯着曼妙的姿態，動作進退皆合節度。當每個學生分別地訓練過了，於是合練。廣大的體育場上一時充滿着劍器聲與瑣碎的足步聲。

當他們俱精疲力竭了，這些女郎們退坐在屋內的沙椅上邊，喋喋地談着她們自己與教師的姿勢。麥西賽嫌生硬，遲慢，而且太鬧；捷克莫嫌太快，而且不好看——

但秦愛林先生！——啊！他正符合學生的心意！

『告訴我，秦愛林先生，』美俏的伯爵公主：雙手叉着她舞劍的膝衣，在做效他的一種姿態中，說：『告訴我，今天上午下午有沒有什麼事幹？』

『女子班每星期祇有二次，』他答說；『餘外多是男人班，下午就是有課的。』

『天啊！你担任這一切功課多麼厭倦啊，』伯爵公主說。

她稍帶憫憐地瞅着他。

『就厭倦也是徒然的，』他答。

『徒然，難道活該的麼？』她笑着說。

他對這問話沒有回答。她祇是一個多問多怪的新學生樣子。以外，那穿白女子的情影猶飄蕩在他裏邊，他却不注意到服在深灰劍衣裏和小皮靴裏的公主底極緻的美。